

杜威民主教育观溯源及其对儿童教育的启示

陈文杰, 陶志琼*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浙江 宁波

收稿日期: 2023年12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4年4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4年4月28日

摘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杜威的教育哲学理念强调学习者的个性化和社会化发展, 鼓励多样化和创造性的教育, 强调以儿童为中心的自然教育观。虽然这些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未经显著变革, 但杜威重新思考民主社会中儿童教育的任务, 对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联进行深刻反思, 倡导教师践行社会责任, 将多样的社会问题融入教学体系, 以启发儿童并培养探索的习惯, 民主教育观“诞生”。民主教育通过引导儿童不断地面对并解决真实的社会难题, 提升儿童的民主素养。因此, 儿童教育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对社会责任的承诺。同时, 研究杜威的教育哲学, 并批判地继承其教育思想, 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教育观念的更新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

杜威, 民主教育观, 教育哲学, 儿童教育

Traceability of Dewey's Democratic View of Education and Its Impact on Children's Education

Wenjie Chen, Zhiqiong Tao*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Received: Dec. 27th, 2023; accepted: Apr. 18th, 2024; published: Apr. 28th, 2024

Abstract

Before World War I, Dewey's philosophical concepts of education emphasized the individualized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learner, encouraged diverse and creative education, and emphasized a child-centered view of natural education. Although these view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通讯作者。

changed after World War I, Dewey reconsidered the task of educating children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reflected deeply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social life, advocated that teachers practi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tegrate diverse social issues into the teaching system in order to inspire children and cultivate the habit of exploration, and the democratic view of education was “born”. The concept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was “born”. Democratic education enhances children’s democratic literacy by guiding them to face and solve real social problems. Therefore, the quality of children’s education depends to a large extent on teachers’ commitment to social responsibi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study of Dewey’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d the critical inheritance of his educational ideas are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renewal of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and the reform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currently underway in China.

Keywords

Dewey, Democratic View of Educatio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Children’s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约翰·杜威是 20 世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也是著名的教育理论家与心理学家。教育哲学在价值判断的意义上探讨的是与教育、教育存在、人的心灵、教育真理有关的问题[1]。杜威的教育哲学从教育存在出发，探讨教育的真理。杜威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于儿童个人发展、家庭功能和社会需要等方面的平衡与整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种社会问题急剧涌现，在此背景下，杜威在关照社会宏观问题外，指出教育还应关照人的心灵的问题，鼓励儿童寻求与现实生活的接触[2]。

2. 问题的提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杜威的教育哲学主要围绕“教育即生长”和“教育即生活”展开。基于儿童与环境的互动，杜威研究了儿童的心理与社会发展，诸如儿童在学习过程中的注意力、兴趣、习惯、想象力和游戏，儿童的学习内容与生活之间的联系等，他秉持并主张以儿童为中心的自然教育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杜威逐渐注重民主社会的意义与价值、文化生活实践以及新旧教育实践。杜威摒弃旧的教育实践，视教育为科学，他将主体经验与理论同文化生活相联系，强调培养学生解决当下或未来的问题的能力。由此，杜威的民主教育观逐渐生成。杜威的民主教育观倡导儿童的自由，鼓励其利用自身的经验学习各种原理，并逐渐与科学探究的经验相联系[3]。这是杜威对此前儿童中心教育观的呼应，而非对尔后民主教育观的响应。在已有儿童教育的有关研究中，较少涉及教师在民主教育情境下的专业角色与社会责任。因此，本文以杜威民主教育观的溯源为切入点，即 1896 年至 1916 年杜威的教育观发生了何种变化，回顾杜威的教育哲学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节点的前后发展转变历程，系统性地提炼出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对于儿童教育的启示，它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观念更新和教育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4]。

3. 从自然教育观向民主教育观的发展历程

3.1.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儿童为中心的自然教育观

杜威的儿童教育理念最初形成于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当时正值学校改革时期，实验学校纷纷建立。

杜威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实践, 为儿童教育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杜威从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 1916 年以儿童为中心的自然教育观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3.1.1. 儿童行为中的心理和社会导向相互作用

在《儿童与课程》中, 杜威描述了儿童行为的社会目的, 主张人类行为有两个主要方面: 心理学和社会学。心理取向和社会取向在儿童行为中相互作用。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将学校描述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 理由如下: 学校教育必须复制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活动, 包括儿童最常接触的生活元素, 如, 家庭住所、艺术装饰和食物供应。利用这些最常接触、亲身感知的活动内容, 儿童可以更加熟悉大社会环境的运作结构、内容和模式。儿童通过了解这些情境行为, 逐渐培养自我控制能力, 从而学会表达自己。通过从社会生活中学习, 儿童获得了社会经验。围绕着这一自然中心, 知识得以传授给儿童。总之, 杜威重视学习者的自我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 主张开展适合儿童发展的活动, 而不是对学校强加诸多要求[5]。

3.1.2. 儿童发展经验具有独特的教育价值

杜威指出, “只有关于儿童的一般理论和事实, 不能代替对儿童的深入了解。”杜威以地理为例, 说明学习者在系统地组织学科知识之前, 必须首先感受和思考。他认为, 儿童的存在和本能经验的发展与成人不同, 儿童的成长过程包含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部分。“地理不仅仅是一系列可以自己进行分类和讨论的事实和理论, 也是实际的个体对世界的感受和思考的一种方式。”换言之, 环境因素的综合考量至关重要[6]。因此, 儿童的成长不是一个孤立或静止的系统, 教育活动离不开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 儿童其自身发展经验具有独特的教育价值[3]。

3.1.3. 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内容

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儿童在 7 岁时进入具体运算阶段, 此时他们需要学习简单的加法和减法运算, 理解乘法和除法的基本概念, 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并逐渐独立进行计算和解决问题。杜威认为, 这种方法只能让儿童认识到零散的、个别的事物或物体, 无法全面理解事物之间的关系或因果关系, 因为它不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杜威于 1896 年首次描述了以儿童为中心的环境, 强调教育必须以儿童为中心, 必须开发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内容。并且, 以儿童为中心的理念与民主社会的思想密切相关。《民主主义与教育》指出, “解放个性并不意味着解放智能”。除非儿童积极分享他们的问题并参与解决问题, 否则他们无法真正解放思想[3]。

总之, 在 1916 年之前, 杜威主张学校教育应在社会重建中发挥关键作用, 学校应复制社会生活的基本活动, 形成民主社会生活的雏形, 培养儿童的民主精神, 民主教育观在该时期为萌芽状态。这一部分涉及儿童行为、儿童发展经验、儿童研究和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内容, 是杜威儿童教育观点的基础。随后的变化涉及发展真正的民主生活, 并将其融入学校教育, 以及面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和教师角色的变化。

3.2.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主教育观的“诞生”

杜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意识到仅仅从学校改革的层面实现民主理想是不切合实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社会、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使杜威意识到影响教育的因素很多, 杜威重新思考民主社会中儿童教育的任务, 开始以更冷静的方式体验民主与教育, 即民主中的教育。并且, 杜威也越来越开始重视在其求学期间所滋养的民主方式的重要意义[2]。教育必须整合各种社会问题, 才能继续影响社会重建。仅仅在学校教育中照搬社会生活的基本活动, 并不能让儿童参与到这些社会问题中来[7]。

第一次世界大战重新定义了杜威的思想, 社会各领域的急剧变化不断影响着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因此, 各种社会问题必须更有效、更科学地融入教育活动, 民主教育观由此“诞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杜威的教育相关工作不再像过去那样关注以儿童为中心的方法, 而是更加关注当时社会变革对教育的影响, 主要从以下几点中体现。

3.2.1. 教育目的的形成与儿童社会智能的发展有关

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提到“教育即生活”, 认为教育是社会环境和社会成员相互建构的产物。除了教育过程和目的之外, 不可能再设定其他目标或标准, 脱离教育过程和目的只会因不恰当的外部刺激而产生教育问题。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指出, 教育过程是不断重组、重构和变革的, 教育的目的是不断进行的建设[8]。因此, 杜威说, “教育本身就是它的目的, 教育过程之外没有外在的目的。”然而, 进步教育运动将此作为教学的唯一原则, 从而忽视了与社会的互动。1916年后, 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的区别消失了。杜威指出, 教育实践应考虑经验和社会条件下的时空背景, 以及个人的能力和习惯, 而后采取适当行动, 增加实现既定目的的可能性。教育目的的制定有赖于儿童社会智能的发展[9]。

3.2.2. 儿童教育中的教师职业和社会责任

1916年后, 杜威提出教师在课堂上的专业权威与民主社会中的价值自由、合作和个人需求直接相关。他从教师组织和教师作为社会活动领导者的角色出发, 集中论述了民主社会意识, 提出学校教育应引导儿童关注在各种公共生活中推动公共团结与合作的基本因素。在杜威看来, 民主是人类社会的最佳组织形态, 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 更是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10]。在民主教育的挑战方面, 杜威对教师的角色定义了许多社会期望, 如教师是否应让每个儿童在接受学校教育后, 对自己如何改善社会进行自我评价。杜威指出, 教师专业精神的发展与教育的专业自主性是否充分、学校教育是否可以实施以及如何教授关于政治和经济的问题密切相关[11]。对当前社会秩序的批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儿童在经历学校教育后能否有效参与社会生活也很重要。因为“教育无过程之外的目的”, 它可以关注学习者的成长, 鼓励灵活而富有创造性的教育。

杜威质疑当前的学校教育是否鼓励个人成功和个人竞争, 强调个人竞争可能不符合民主教育的理念。学校教育可以让孩子们思考影响民主社会中相互合作的各种目标, 如劳资关系、失业、政府税收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家庭关系、战争和平等。一般来说, 体验学习的内容必须与儿童的生活相联系。如果学校教育要求培养儿童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习惯, 那么学校教育也应该教给儿童批判性思维, 将社会问题转化为思考材料, 培养儿童养成批判性思维的习惯[8]。

除了教育与民主社会的关系, 杜威还思考了教育制度是否限制了教师的自由发展, 即标准化考试是否鼓励教师追求统一的考试成绩, 以及如何利用教育制度提高教师的创造力。在杜威的时代, 教师并不享有专业自主权。教师的地位和权力与教育管理者的权力密不可分, 因此, 教师成了被动的、机械的接受者。杜威提出, 教师要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积极展示学校与生活、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努力实现专业自主, 提高儿童的学业成绩。换言之, 教师对儿童教育负有专业和社会责任[8]。

3.2.3. 儿童学习科学与民主的艺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杜威着重从发现塑造社会的力量以及有组织的社会行动的角度来理解和利用科学技术, 将民主生活和学校的功能结合起来。科学应该通过不断地探究来解决问题, 这包括儿童的思考和提问、探究和实践, 以及其他学习技能和态度[3]。

教师应促进学生之间的讨论, 使他们能够整合思考的内容, 从而逐步扩大知识范围以及掌握知识的程度, 并设计出高效的探究方法。这一过程与杜威的“教育即生长”思想不谋而合。教育内容不应盲目地将社会问题纳入学校教育, 而应在教育背景下, 通过探究、讨论和批判, 科学地组织各种社会问题。这不仅可以让儿童通过各种学习经验进行思考, 还能够促进他们具有知识自由的民主素养, 这一过程也

被称为“从做中学”。

4. 杜威教育哲学对儿童教育实践的启示

杜威民主教育哲学观注重发展“智慧”和改造“经验”。“智慧”包括儿童通过思考、探究和合作参与问题的解决和智力活动。“经验”涉及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意味着手段和目的的连续性[12]。这两个方面为儿童教育实践指明了方向:通过不断反思、批评和讨论、探究和判断,以民主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提高儿童的民主素养和文化修养。

4.1. 民主教育方式有助于儿童对问题的解决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杜威反对形而上学和抽象知识的教育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被用来引发科学和技术的革新,并发展出一种教学法,以适应儿童的需要和民主社会的需要,从而使儿童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以利用未来的机会,发展人才,造福大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杜威重新分析了思想。就他的教育哲学而言,减少了对机能心理学内容的讨论,他关注的重点是人的行为。因此,他的研究集中于习惯、兴趣、冲动思想和想象力这些有利于儿童的发展、教学、心理测试技术、儿童思维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内容的有效组织方面的问题。一个强调科学的民主社会,必须鼓励人们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然而,现在的教育将解决问题视为一种个人能力,而不是依赖于民主素养和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但杜威希望解决问题的能力依赖于人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3]。

在杜威看来,教育与民主政治的融合不仅是由于社会现实所驱使,更是问题解决中最为有效的手段,他后来相关教育观的提出,也为当时社会背景下出现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法[13]。杜威认为教育过程是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并逐步概括推理出知识的过程,我们不能将教育教学局限在教室之中,而应该充分挖掘教室以外的部分,突出民主教育方式在儿童解决问题过程中的重要性。通过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方式,让儿童感悟到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在人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获得的,并且具有实用性。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让学生身临其境体验到解决问题的乐趣与成就感,寓教于乐[6]。

4.2. 回归儿童整体、连续和交互的生活世界

杜威的教育理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生了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学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被简化和理想化,并创造了一个与儿童生活相似的微观民主社会。这些教育内容建议把心理学与儿童的身心发展相结合,民主教育应以儿童为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杜威反思了“学校是一个简化的特殊机构”这一观点。杜威关注的重点是:现实的、多样化的社会问题如何对儿童的生活有用,如何贴近儿童的生活,科学技术的成就如何推动学校教育的创新,并用于教会儿童如何学习。学校教育必须将社会问题纳入教学,以满足儿童的个性化需求。教育理论的批判性和建设性功能在重构社会和个人追求自我认同方面也发挥着作用。教育理论的批判和建构功能在重构社会和个人追求自我认同方面也发挥着作用[14]。

儿童生活世界源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关注整体的儿童及其生命存在意义,回归儿童生活世界能让我们更加洞悉儿童生活的本质。胡塞尔与杜威同时代,杜威在变幻莫测的生活中追寻一种确定性,力图将实用主义哲学筑基于经验生活世界之中,强调作为整体意义存在的一体化生活。回归到儿童的生活世界,一方面要规避将现实生活经验机械地应用于儿童教育,另一方面要提醒教育者不能仅仅将生活作为塑造儿童的一种工具,忽视儿童自己的努力。回归儿童整体、连续和交互的生活世界,一是要珍视儿童先验生活世界的本能力量、重视儿童体验生活世界的情感价值,在时间脉络上维持连贯性;二是要将儿

童所在家、校、社的经验联为一体, 在空间脉络上保持整体性。基于此, 一种整体、连续和交互的儿童生活世界得以初步显现, 为民主教育观的培养提供实践场[15]。

4.3. 教师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有助于儿童教育质量的提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杜威的教师观主要集中在对儿童心理和社会需求的理解和探索上, 但没有过多地讨论学校教育如何实现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和理想, 以及它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和教师角色的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杜威对教师职业、教师工会和积极教育运动的研究与教师的社会责任和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性联系在一起。通过加强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 强调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自然而然的, 也是合乎道德的。教师职业依赖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关于教师的社会责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也强调了鼓励教师参与社会和公共生活的必要性[16]。

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认为, 教育对社会改革有很大的影响。他指出, 教育不仅仅是教育人, 它涉及到承担塑造社会生活形态、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的责任。他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教育的功能有限, 显然, 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冲突必须由教育工作者积极应对。将社会问题纳入学校教育, 扩大对社会环境的敏感性, 深化反思和批判的能力, 培养探究的态度和方法, 对教师来说尤为重要。政府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 但教师也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提升儿童教育质量。儿童教育质量的好坏, 与教师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有关[8]。

5. 结语

中国教育哲学在吸收西方教育理念的过程中, 深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在中国的教育实践中, 逐渐显露出注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注重实践经验的特点。中国教育实践不只是注重知识传授, 也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与杜威强调的“完整人格教育”理念[17]不谋而合。我们要深入地理解西方学说, 融会中西[18]。在教育实践中, 通过整全的人文教育, 注重个体的人格修养和能力的培养。这也是我们在追求社会大我和个体小我的平衡中成长, 成为具有高尚人格和精湛才能的个体。同时, 这种教育也力求使人们能够过上健康而有意义的社会生活, 既会过好的社会生活, 又能以健康的方式融入社会。

因此, 中国式教育哲学需要思考的主题之一就是如何通过综合的人文教育, 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推动个人的全面发展。这种教育才能更好地造就出那些具备高尚人格和卓越才能的人才, 成为我们社会的中流砥柱。对这一主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在当代教育领域中取得更加卓越的成就[19]。

基金项目

本文系全国教育规划课题国家一般“建国 70 年来学前教育价值取向的变迁研究(BHA19013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陶志琼, 高珠峰. 教育哲学应研究何种问题[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0, 42(2): 8-15.
- [2] 崔佳, 郭伟. 杜威民主教育思想溯源——基于影响人物的分析[J]. 中国成人教育, 2018(12): 143-146.
- [3] 王颖, 马建平. 近二十年杜威教育思想研究综述[J]. 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1(3): 81-89.
- [4] 简成熙. 重探教育哲学性质及其与教育实践的关联——兼及对中国教育哲学当下研究与教学反思[J].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2022, 36(5): 1-17.
- [5] Sikandar, A. (2015) John Dewey and Hi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 391-397. <http://www.jstor.org/stable/40366240>
- [6] 王亚丽. 作为经验的民主[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20.

- [7] Carver, R.L. and Enfield, R.P. (2006) John Dewey'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Is Alive and Well. *Education and Culture*, **22**, 55-67. <https://doi.org/10.1353/eac.2006.0003>
- [8] Ye, Y.H. and Shih, Y.H. (2021). Development of John Dewey'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19**, 877-890. <https://doi.org/10.1177/1478210320987678>
- [9] 卢俊勇, 陶青. 杜威“教育无目的论”及其当代价值[J]. 教育科学研究, 2019(5): 11-16.
- [10] 陶志琼. 教师当何为: 杜威的好教师图像阐释[J]. 教师发展研究, 2022, 6(1): 110-116.
- [11] Chambliss, J.J. (1991) John Dewey's Idea of Imagination i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25**, 43-49. <https://doi.org/10.2307/3332902>
- [12] 陈亚军. 杜威经验学说的背景与结构[J]. 浙江学刊, 2022(1): 164-172.
- [13] 杨靖. “美国天才的最伟大最完全的体现者”——杜威民主教育思想研究[J]. 社科纵横, 2016, 31(9): 143-148.
- [14] 刘长海. 经验德育: 一种基于杜威哲学的德育思路[J]. 教育研究, 2019(6): 51-59.
- [15] 李旭. 幼儿园“生活”何谓?——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内涵特征、中国境遇及当代启示[J]. 学前教育研究, 2023(10): 1-13. <https://doi.org/10.13861/j.cnki.sece.2023.10.010>
- [16] 涂诗万. 杜威晚年论教师的责任和自由[J]. 教师教育研究, 2017, 29(1): 14-22.
- [17] 黄雪利, 周建树. 杜威完整人格教育思想的实践价值探究[J].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6): 25-31.
- [18] 吴迪. 杜威教育哲学对我国素质教育的启示[J]. 文学教育(下), 2009(1): 122-123.
- [19] 陶志琼, 黄鑫. 中国式教育哲学之思[J]. 教育学报, 2021, 17(6): 14-24.